

研

經

室

集

學經室三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

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
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
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恒間世一出
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
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
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
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
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
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
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

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
禮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

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

聖製

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
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

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裒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

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埇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爲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廣芸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凌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

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爲文書諸屏元與次仲
交久且深凡以詩爲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
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
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
依親戚自歛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
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
簪珥使就塾師讀書麤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
往往爲人所給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
難成宜從事于學然學非蘄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
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束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行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勗之以游則鬱鬱與駟儉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

命視學山東詣熱河

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
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
不能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
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
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
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尙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
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

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
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蹟非數無以提
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
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
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
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
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
代寢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畱心此事而言測圓
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
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

明數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
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
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
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冕閩錫闈淄川薛儀甫
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

士

士奇

婺源江慎修

承

休寧戴庶常

震

莫不各有撰

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

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

里堂湛澗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
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
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
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
者輒詆古法爲鶻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
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
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地爲
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郊萌
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
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

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切蒙氣反
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
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疆生畛域安所
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
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
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
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
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
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
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

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
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
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
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
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
有過之無不及也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
地觀之實難靈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
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

觀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徽享其所素習屏其
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
松友先生學博文雄尤深選學摯虞劉勰心志實同
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
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灑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
弃今不矜今而廢古爨撰四六叢話二十篇各窮源
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哀刻殘
稿爲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
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
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

爲後序以論文家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
入京師蚤相友善已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
母益相愛重洎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
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
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

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遽以病卒

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
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壻松相國譽余子祐于太夫人

太夫人既見祐甚愛之曰吾早識雲臺雲臺與吾子善且祐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囊付祐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雲臺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爲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墮于王事可謂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旣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畀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敝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曷嘗有

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雲抹山賤子何忝書成醇酒悲從中來存歿之情結于涕泗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

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卽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通峭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秣陵訂春雨樓詩爲

學經室三集卷五

九

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
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福謹案蓮水名詔

華陔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
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擷
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
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
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
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旣定擬之曰此似江

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寔第六人
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歛朱蒼楣文翰蓋蒼楣亦以
經史爲根祇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
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
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
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清平湖三縣令以潔白
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
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旣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襍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置詩人於此間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楊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燈搖焰讀是詩至于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真才雄氣靜將擬

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
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復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
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
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
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尚幼已工詩有佳製曷附錄數
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曩輯淮海英靈集揚州圖經翻閱各家詩集于邗
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藉當
時名家別集疊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

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貧書散而故宅瓏一石猶得歌于松嵐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穀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旣堂江子屏楊竹廬江文叔諸舊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尙得屢見于各家之詩

存素堂詩續集序

時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
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
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迴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
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衷于雅正足爲後學之
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已元雖勞于積牘感先生
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
稿敘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續集之首

福案時帆翰林
學士法式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

昭白雲文筆清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閒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閒

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裒然
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爲學者卽其所以
爲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
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
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
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

福案孟昭名倬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
祇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旣長而得葢山之傳自古孤
根危露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

易淪于草木自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旣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清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旣廣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微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爲雪廬誦之

福案雪廬名能飛

郭書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

卷之三
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

文誌

其人也鄞爲

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予
每令其鞠海中閩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鞠盜甚多得
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
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海之大昆池之
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真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
其所遊鵬之所搏鷗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鸛井云乎
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

卽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
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頻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
肩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
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淡于
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
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
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蘄至
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
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
度所填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

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
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

福案類
伽名塵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
治在江淮閒土沃風淳會達殷振

翠華南巡

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
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
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置
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

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
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
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
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
之璧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銜
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
目覩

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
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詠諸俗諺此史家
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索

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買其
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
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

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

福謹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
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真
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臯高觀國
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
堂結習而花閒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

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濺於詞
三十年前卽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刪訂埽去
骯髒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
曲乃如溪流漪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演漾
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澹
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

福案竹所名
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
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
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

裁偽體與宗伯固無岐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挽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

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秩名之曰羣雅集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指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

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
門徑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
爲序元將入

觀馬首戒途凶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
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
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
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
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

古籍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堯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鑄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謄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謄校

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
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僮
快後世委心古籍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
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
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
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
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
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

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尚通人神
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未由知己郭景純注於訓詁
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
引雖博而失之蕪穰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
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賤疏精
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
爲之琰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
部主事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
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
王安人字瑞王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鹿車春

庶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鐙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挾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峰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圯嘉慶八年都察

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顛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壘騰駕而來雲馳雷動震疊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

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
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教
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
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
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
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教官楊
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
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

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
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
迨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
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慎也劉氏之
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
譜謂碭山以上不可稽不妄推世系又何慎也唐書
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清兩公
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
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
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

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亢宗睦族奠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

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僭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廕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

泰安縣常熟蔣君

因培

在岱頂王女池水中搜得殘

石二尚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搨清朗如故洵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恒食之詩幽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恒見之爾雅于恒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藿山韭荖山蔥爾雅不釋葵其曰菹葵芹葵戎葵蔞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尚恒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昭葵賦亦

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

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

卽蜀葵二

字吳人轉聲

者以花爲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

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縷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

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
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
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
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
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
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
日自轉也藿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
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
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畧須
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

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
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
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
名山古地尙有畱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
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
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
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
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

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聞鼓之橘多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祇兩樹矣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真花多實少之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攫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辯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攫而已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

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實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蒙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扇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扇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鞞彈元謂鞞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

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
扁壺盛水因扁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
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置銅鼓之
中揆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
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筭外
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
纏也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鍼管乎中輪
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若
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
不勝鼓中鐵卷之力若然立解其纏頃刻已盡而其

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鏈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綆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杵以動鐘鏈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

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旋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也此制乃古刻扇之遺非西洋所能擬也

清遠峽記

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

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
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騷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
留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
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留此一也三江者
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理志水經
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
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
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
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
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

尤巨豈可足未蒨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
飛鷲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
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潮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
山而滄漸滄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
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
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卽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
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

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旣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而潰哉 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溯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丁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

三丁基禾义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用條石疊之隄坡隄根用礅石護之共疊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合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合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成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

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

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
伍盧以坊題

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

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
處勘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誠圍中各堡紳士
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
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脩之魄石之卸者增
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
方永臻安定焉

恩平茶阮硯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巖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硯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阮閉不復采今采者新阮耳新阮有魚腦青花火捺鸚鵡眼諸色與老阮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阮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阮而發墨勝于新阮端州之石割于洞故石外無皮製硯者必削

其磽确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積萬小石戴土成大巖由由碎泐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輒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裹之或黃如霜葉或紅如榴皮如燕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苻帶如蛛絲或皴如松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彝器剖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畱其形色而琢爲硯

且記之

福謹案泐說文解爲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則泐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順其理擊之卽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卽裂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攷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船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

文誥

於嶺南王

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

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

余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

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

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
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
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
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
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續四家
也李敬齋載在古今難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
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
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
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
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

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
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
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
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
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
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而龜齡集註
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
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侔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
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
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

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
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
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
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
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殆至乾道
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務而
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
六年矣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
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
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

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
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
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已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
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
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
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
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巽中流入播遷號蒼舊者爲
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
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
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

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閒放者
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
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
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傅薦可通計南宋註
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滙爲集註之
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
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
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
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

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
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夔程績等註輒曰舊
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伍註亦見施顧
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
緣施顧不時緝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
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
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
景定而曼漈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
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
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

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卽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

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

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
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
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
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
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
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
此皆於兩公本事未嫻貫於心而徒馳騫於外故其
岐舛脫闕治之愈勞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
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
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

先因肆本轆轉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
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蘇學賤解人衆爲言蓋相
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
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
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
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
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
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觀是
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
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
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
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
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
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
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
矣况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

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

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暉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陸瑋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

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
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
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
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
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
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
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
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
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繫風
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

言七畧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
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
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
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
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畧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
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
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畧遂有龍門之名斯
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間巷小生學
以浮動爲費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
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

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孤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

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
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
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
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
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
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
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
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
字釋文王
肅本原
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卽屬辭
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
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
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
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

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

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

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

唐以前每

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

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

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

傳體而韻亦非少

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

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

此文與辭區別之

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

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

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
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
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
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

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
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
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
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
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
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

文與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王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

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

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金元好問詩云
杜詩韓筆愁來

讀似倩麻姑癢
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巖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

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
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
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睦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
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
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
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

卷之三十一
三
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
之如右 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
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